

「法」皮埃尔·布吕奈尔 等著

19世纪法国文学史

郑克鲁 黄慧珍 何敬业 谢军瑞 译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19 siècle

上海人民出版社

[法]皮埃尔·布吕奈尔 等著

19世纪法国文学史

郑克鲁 黄慧珍 何敬业 谢军瑞 译

47.1304
BLN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19 siècle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汤中仁
封面装帧 傅惟本

十九世纪法国文学史

[法]皮埃尔·布吕奈尔 伊沃纳·贝朗瑞
达尼埃尔·库蒂 菲利普·塞利埃 著
米歇尔·特吕菲 让-皮埃尔·古尔多
郑克鲁 黄慧珍 译
何敬业 谢军瑞
郑克鲁 校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邮政编码 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5 插页 2 字数 271,000

1997年11月第1版 199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208—02583—5/I·45

定价 18.00 元

译 序

法国文学源远流长,但是评论家为法国文学撰史的历史并不长。追根溯源,19世纪上半叶才开始出现第一批文学史专著;由于缺乏真知灼见和严密的编写体系,这些著作中未留下传世之作。直至19世纪末,居斯塔夫·朗松(1857—1934)的《法国文学史》(1894)问世,这一学科才确立其地位。这部文学史以历史的观点去研究法国自中世纪以来的文学,对文学发展阶段作了较为科学的分期,确立了基本的文学史研究方法;它的特点还在于对每个作家的艺术风格作了相当精彩的分析,立论精当,全书详略也大体得当。这既是一部优秀的研究专著,又可充当教科书之用。

且不说朗松受到时代的限制,他的论点有不少武断之处,他的体系对文学发展阶段也有不尽符合科学的划分;对于文学史的各种现象和具体作家的评鹭,随着时代的进步,研究者一定会有各种新发现的论据见之于世,以代替旧的、过时的观点。当这种论据积累到一定阶段,便会有新的文学史问世,这已为世界各国文学史的编写历史所证实。在法国,大约每隔20几年,就要出版一本或数本有分量的《法国文学史》。如果说朗松的《法国文学史》才真正算作这一学科发展的第一阶段,那么,20世纪30年代、50年代和70年代则分别是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毫无疑问,第四阶段出现的文学史不单汲取了以往文学史的优点,补充了迄今为止的新成果,而且能更准确地评价20世纪

的法国文学。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选中了布吕奈尔等著的《法国文学史》的19世纪文学部分,予以出版。

这部文学史是部权威性著作,在同时期出版的法国文学史中具有不少我们所看重的优点。

布吕奈尔是法国巴黎大学的教授,法国比较文学的权威之一,对法国文学有很深的造诣。他的合作者来自各个大学,都具有扎实的专门知识。这个班子为写出一部涉及面广而深、难度极大的文学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部文学史的第一个优点是,对流派、作家和作品的评价大体公允。编写者根据每个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大小来安排章节,并给予一定的论述篇幅。就拿19世纪的部分来说,编写者对每个作家的重要性的估价比较客观,论述的篇幅较为恰当。其中的大作家有夏多布里昂、雨果、巴尔扎克、司汤达、福楼拜、波德莱尔等,这是目前法国文学界的普遍见解,虽不尽合理(对自然主义的评价低了一些),但大体还是正确的。此书作者对奈瓦尔的地位重新作出评价,给予较高的位置,这是根据20世纪以来这位作家在文学史上的重大作用而作出的合理安排。因为奈瓦尔对内心世界的挖掘影响了象征派、超现实主义、意识流,他的先驱者作用是不可抹煞的。本书对一些我国读者感到陌生的作家巴尔贝·多尔维利、维利埃·德·利斯尔·亚当等,也给予一定篇幅,分节论述,因为他们作为一种新倾向的代表,在文学史上起过不小的作用,理应得到重视。从全书看来,编写者的原则是:既考虑到每个作家在当时是否有过重大影响,又考虑到某些作品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是否还有生命力,从而决定自己的取舍,这种态度是严肃而公正的。至于有些存在争议或在政治上出过这样那样问题的作家,编写者也根据不同情况作出不同的处理。关于夏多布里昂的文风,编写者毫不避讳地指出,有的作家认为他矫揉造作,爱摆出天才的虚假姿态,具有虚荣心。总之,对

流派、作家和作品能立论公允,构成了这部文学史的基本价值所在。

《19世纪法国文学史》的第二个优点是,对本世纪法国文学的分期及作家群的归类并无重大的不妥之处。19世纪部分一共25章,或以重要作家为一章,或以流派分析为一章,或者为了叙述的方便而归类,这是属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只要不生拉硬凑,便于阅读,还是可取的。从流派或创作倾向相同归类来编写,在于能够集中叙述不属于任何流派的作家,避免论述过于凌乱和琐碎。诚然,这里牵涉到对某些流派的评价问题。本书编写者显然对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最为看重,这是完全站得住脚的,因为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是将资产阶级文学提高到顶峰的两个主要流派,出现的作家也最多。如果将自然主义看作现实主义的延续,那么读者也可以同意本书的安排。另外,编写者对世纪末出现的流派的评价也基本上是恰当的,只是对个别作家如洛特雷亚蒙的编排似乎还可商榷。但总的说来无伤大雅,全书安排并没有什么失误之处。

这部文学史的第三个优点是,篇幅不算长,但对重要作家的分析仍有一定深度。19世纪部分约30万字,正适合我国读者需要:太长会流于繁琐,太短又过于简单,笔墨有轻有重。如对雨果在创作上的成就的分析就很有分量,编写者指出了雨果在遣词造句上的深厚功力和多方面的才能,对他的诗歌艺术有独到的分析。又如编写者注意到巴尔扎克在小说创作上的技巧和特点,指出他塑造典型的巨大成就,认为他是个幻想家,风格虽然受到非议,但却是一个令人赞赏的作家,这样的评价不失中肯。可以说编写者汲取了众家之长,而又融汇了自己的观点,言简意赅,让读者对法国19世纪文学有一个全貌的概念和扼要的把握。

此外,这部文学史还汲取了某些教科书的写法,对某些代表作的内容作一提要式简述,这一通俗化的写法对于无法阅读所

有作品的读者是必要的,特别是对于外国读者就更为有用。不过,这部文学史基本上是一部学术著作,不重介绍,而着重评析。鉴于我国还没有一部较详尽的《19世纪法国文学史》,这部著作将有助于我国读者全面了解19世纪极其丰富的法国文学。

本书译自法国博尔达斯出版社的《法国文学史》第二卷,约占全书的四分之一。该书出版于1972年。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我将这部分加上了标题,分为章、节等。译名基本上按通行的译法。全书由我最后校阅一遍,并作了一些文字润色和加工。黄慧珍教授与布吕奈尔教授和博尔达斯出版社多次联系,以取得出版赞助,做了大量工作。几位译者通力合作,才使这部文学史能同我国读者见面。

郑克鲁

1996年10月27日于上海

目 次

绪论 危机和面向现代世界.....	1
第一章 19 世纪上半叶的思想运动	8
第二章 浪漫主义:从理论到作品.....	14
第一节 文学的内战	14
第二节 浪漫主义精神	23
第三节 全面戏剧的尝试	28
第四节 小说世纪	35
第五节 诗歌的复兴	45
第六节 浪漫主义:走到尽头? 离开一下? 还是刚刚 开场?	48
第三章 夏多布里昂(1768—1848)	50
第一节 “处于两个世纪之间,就像在两条河流的汇 合处那样”.....	50
第二节 基督教和世纪病	52
第三节 “我只不过是时间”:《朗塞传》.....	56
第四节 叙述一生的作品:《墓外回忆录》.....	58
第五节 第一个现代小说家	69
第四章 拉马丁(1790—1869)	72
第一节 “我生来是行动的”	72
第二节 拉马丁的抒情	73
第五章 维克多·雨果(1802—1885)	77

第一节	面目多种多样	77
第二节	丰富的才能	86
第三节	语言丰富	94
第六章	维尼(1797—1863)	99
第七章	缪塞(1810—1857)	106
第一节	“尽管他生命短暂”	106
第二节	戏剧家	108
第三节	抒情诗人	111
第八章	奈瓦尔(1808—1855)	116
第一节	多病的生涯	116
第二节	理想的创造	119
第三节	天才和疯狂:梦的诗艺	124
第四节	奈瓦尔的后世声名	128
第九章	米什莱和浪漫派史学家	130
第一节	革新的气息	130
第二节	奥古斯丹·蒂埃里(1811—1856)和“叙述 的杰作”	131
第三节	托克维尔(1805—1859)	133
第四节	米什莱(1797—1874)和“完整生命的复活”	135
第十章	巴尔扎克(1799—1850)	140
第一节	不屈不挠地相信未来	140
第二节	小说史诗:《人间喜剧》	141
第三节	小说技巧	149
第四节	巴尔扎克的人物:典型和个体	151
第五节	幻想家巴尔扎克	154
第六节	有争议的文笔,受赞赏的作家	156
第十一章	司汤达(1783—1842)	160
第一节	追求幸福	160

第二节	“我到底是怎样的人?”或司汤达的传记	
	作品·····	163
第三节	从散文家到小说家·····	165
第四节	“真实,严酷的真实”:《红与黑》·····	168
第五节	浪漫激情和扣人心弦的总和:《巴马修道院》·····	171
第六节	丰富的独创性·····	175
第十二章	浪漫主义面面观 ·····	177
第一节	诺迪埃(1780—1844)和间歇死亡·····	177
第二节	梅里美(1803—1870)和精品散文的讽刺·····	178
第三节	乔治·桑(1804—1876)和浪漫的理想主义·····	180
第四节	卷帙浩繁的小说·····	181
第五节	弗罗芒丹(1820—1876)或节制的浪漫主义·····	182
第十三章	波德莱尔(1821—1867) ·····	184
第一节	“典型的一生”·····	184
第二节	创造性的努力·····	189
第三节	诗与灵性·····	195
第十四章	1850年的现实主义 ·····	201
第一节	历史条件·····	202
第二节	知识氛围·····	203
第三节	艺术氛围·····	205
第四节	现实主义文学的开端·····	206
第十五章	福楼拜(1821—1880) ·····	208
第一节	忍受苦难的拯救者:幽居·····	208
第二节	讽刺与抒情:《包法利夫人》·····	210
第三节	史诗的两张面孔·····	214
第四节	福楼拜与小说:从行动到感受·····	218
第十六章	戏剧与现实主义 ·····	222

第一节	政治与社会时事·····	222
第二节	俗套的胜利·····	223
第十七章	帕尔纳斯派诗歌·····	225
第一节	泰奥菲尔·戈蒂埃(1811—1872)与“为 艺术而艺术”·····	225
第二节	勒孔特·德·李勒(1818—1894)·····	226
第三节	《当代帕尔纳斯》·····	229
第十八章	自然主义·····	233
第一节	茹尔(1830—1870)和埃德蒙(1822—1896)· 德·龚古尔·····	234
第二节	左拉(1840—1902)·····	237
第三节	莫泊桑(1840—1893)·····	245
第四节	戏剧中的自然主义·····	251
第五节	自然主义的危机·····	252
第十九章	超自然的小说家·····	257
第一节	巴尔贝·多尔维利(1808—1889)·····	258
第二节	维利埃·德·利斯尔—亚当(1838—1889)·····	262
第三节	莱昂·布卢瓦(1846—1917)·····	266
第二十章	洛特雷亚蒙(1846—1870)·····	269
第一节	《玛尔陀萝之歌》·····	270
第二节	《诗歌集》之谜·····	278
第二十一章	兰波(1854—1891)·····	279
第一节	亚瑟·兰波的童年时代·····	279
第二节	《地狱的一季》·····	281
第三节	进入“光辉灿烂的城市”·····	282
第四节	兰波的沉默·····	284
第五节	阅读兰波作品·····	285
第二十二章	魏尔伦(1844—1896)·····	288

第一节 《可怜的莱利昂》·····	288
第二节 魏尔伦的花环·····	292
第二十三章 颓废文学 ·····	297
第一节 颓废文学的起点:类比·····	297
第二节 颓废主义的开端·····	299
第三节 颓废主义的冤家:戈比诺(1816—1882)·····	303
第四节 时尚·····	306
第五节 斗争·····	307
第六节 颓废派的启示·····	309
第二十四章 拉福格(1860—1887) ·····	310
第一节 不同流派的影响·····	311
第二节 诗的旅程·····	312
第二十五章 马拉美(1842—1898) ·····	316
第一节 “有堡垒保护”的生活·····	316
第二节 诗学·····	319
第二十六章 象征主义 ·····	322
第一节 象征主义的诞生·····	322
第二节 伟大的教士和异端分子·····	323
第三节 象征主义的弱点·····	325
第四节 象征主义诗歌的终结与残存·····	328
第二十七章 象征主义与戏剧 ·····	330
第一节 戏剧理论·····	330
第二节 剧院·····	333
第三节 剧作家梅特林克·····	335
第四节 阿尔弗雷德·雅里(1873—1907)和《乌布王》 系列·····	338
第二十八章 克洛岱尔(1869—1955) ·····	346
第一节 爆发·····	346

第二节	正午激情·····	348
第三节	成熟的把握·····	350
第四节	沉思·····	353

绪论 危机和面向现代世界

由于大革命消灭了旧制度,就需要建立一个新制度。在法国,这样做花了一个世纪:法国人尝试了形形色色的政府——一个督政府、两个帝国、两个王国和两个共和国——在最终确立共和制之前,法国经历了三次革命。

各种制度层出不穷

大革命在拿破仑·波拿巴独自掌权后瓦解了,但是它又在其中获得了繁荣兴盛:即使拿破仑取消了已经获得的许多自由——尤其是舆论自由和报刊出版自由,这就说明了帝国时期文学为何平庸——反过来,他却通过重建行政、财政、司法、宗教和教育机构,恢复了国内和平和巩固了革命事业;他力图以征战来扩展大革命的精神,将大革命强加给整个欧洲,他期望摧毁欧洲的绝对君主制和封建结构。第一帝国不顾产生一种位高誉满的贵族而造成某种社会不平等的复归,实际上确实是一个资产阶级的社会:通过《民法》,明确禁止一切罢工,还实行工人的军籍簿,这些措施都表明当时是怎样理解自由的。因此,第一帝国的崩溃,加之外国干预重建君主制,便导致旧贵族试图恢复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种尝试由于资产阶级的经济增长而遭到了失败。可是,这种增长是以损害平民阶级的代价才实现的;在19世纪,平民阶级意识到资产阶级的压迫,力求摆脱出来。因而整个19世

纪充满了社会忧患，这种种忧患给当时的思想和文学染上了鲜明的色彩。

在王政复辟时期，旧制度拥护者和新秩序捍卫者之间的斗争异常激烈。路易十八企图调和这两种力量，在国内颁布了一部具有自由思想的、宣布纳税的宪章。资产阶级对这部宪章是满意的，教会也乐于重新把持国教。但是，“极端保王派”贵族抓住1820年暗杀德·贝里公爵^①事件的机会，企图恢复旧制度：通过了一道法令，要处死亵渎宗教者；另一道法令是给予流亡贵族10亿法郎，以赔偿他们在大革命期间遭受的损失。路易十八的继位者查理十世^②按照旧制度的排场，在兰斯加冕；人们隆重地哀悼了路易十六之死。^③尤其是因为流亡贵族返回故国后，随着财政繁荣，在农村恢复了社会影响，所以资产阶级深感不安。1830年，正当查理十世颁布了四道违反宪章的命令之际，当时在巴黎底层人民中间增长的恐慌——他们因纳税制已经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又被统治者过分推崇宗教所激怒，比其他法国地区更加具有政治敏感性——爆发成三天起义：1830年7月的“光荣的三天”^④。资产阶级灵巧地利用这次人民革命，把一个自认为样样得到的老好人国王、奥尔良王室的路易-菲利浦^⑤捧上王位，取代了沉湎于往昔时光的波旁王室的国王。贵族则成为正统主义者，龟缩于毫无作用的沙龙反对派中，再没有任何机会回复到旧制度了。

① 德·贝里公爵(1778—1820)：未来的查理十世的第二个儿子，于1820年2月被暗杀。

② 查理十世(1757—1836)：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和路易十八的弟弟，于1830年7月革命中被推翻。

③ 路易十六(1754—1793)被推翻后企图潜逃未果，上了断头台。

④ 查理十世执行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政策，并进一步限制选举权和出版自由，导致1830年7月27—29日的起义，推翻了复辟王朝。

⑤ 路易·菲利浦(1773—1850)：法国国王，在1848年革命中下台。

自从拿破仑垮台后,文学又获得了新的活力:文学表现的自由激励着想像力,和平能够利用战争不再要求的精力,同外国增多的接触刺激着思考。这种文学对现存政治制度有一定之见。它表示拒绝:时而像观念学派——最优秀的代表是德图·德·特拉西^①——以1789年的原则的名义,创建了一个自由思想的流派,本雅曼·贡斯当尤其使这个流派发扬光大;时而像约瑟夫·德·梅斯特尔,或者德·博纳尔子爵,忠实于大革命前的制度。相反,这时期的文学赞赏这种不稳定的平衡,能够接受这种制度,正如《根据宪章建立的君主制》的作者夏多布里昂、拉默奈、巴朗什^②或者路易·德·马莱(Louis de Maller)所主张的那样。

另外,各种事件和政治制度如此频繁的变动,政治斗争的激荡,唤起了对“历史”的极度热情,人们希求以过去解释现在。第一批现代历史学家出现了,就像奥古斯丁·蒂埃里、梯也尔或者基佐的著作所表明的那样;米什莱也沐浴在这种氛围中。对往昔的热情被浪漫主义加强了;浪漫主义约于1820至1830年间开始在法国形成(它早就存在于英国和德国)。浪漫主义积聚了反抗、苦恼和不满,先是以为在路易十八半自由的制度中发现了世纪病的根源;因此,最初浪漫主义者是保王派,信仰宗教,于是受到自由派的斥责,自由派是古典主义者,伏尔泰的信徒;然后,约于1824年至1825年,正当保守的维莱尔内阁表现为静止不前、严厉苛刻和令人失望时,浪漫主义改变了思想意识,表现出卢梭式的自由主义。雨果成为这种新倾向的代言人,这种倾向在《欧那尼》的序言中宣称,艺术中的自由和社会上的自由今后是不可分割的。

① 德图·德·特拉西(1754—1836):法国哲学家,曾任国民教育委员会委员,著作有《意识形态的因素》(1801)、《意志论》(1815),主张唯物论,对司汤达有过影响。

② 巴朗什(1776—1847):法国作家,著有《论社会机构》(1818)等。

扩展的倾向

“光荣的三天”中人民在政治舞台上短暂的出现，终于使浪漫派显示了它极端的软弱。1830年以后，资产阶级依仗设立议会的君主制，实际上掌握了政权，而它在政治上的飞速发展，与它的发展是相适应的。商业资本主义——从严格的保护政策获益——合法地使工场主、商人和运输业主发财致富，虽然工业化的进程还小心翼翼，对银行的习惯过程还畏首畏尾，铁路还不被公众头脑所接受（第一条铁路线1831年在里昂和圣埃蒂耶纳之间修建，但在1848年铁路还只有3000公里）。资产阶级强大富有，也很有教养：拿破仑重建了中学和大学，王政复辟时期这些教育设施很少改变；资产阶级子弟到中学和大学读书，或者上私立中学，而平民阶级只得满足于偶尔接受初等教育，这是基佐在1833年创立的。（他认为愚昧无知有损于劳动收益，便迫使每个市镇在预算中划出一部分教育经费；在1848年，无论如何，要有百分之一的学龄儿童在初等学校登记。）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很有影响力，它意识到自身的智力优势，对这种状况是满意的。

然而，这种经济活力只有依靠法国平民的劳动，才能保持；法国平民生活悲惨，要为每日的生计而发愁。工人的劳动条件十分可怕：时间安排得令人精疲力尽，车间很不卫生，工资十分低微，住房异常简陋，妇女、儿童和男子的命运莫不如此。七月王朝通过的几项教育法令没有取得效果。

对于一小部分精英人物来说，工人生活这种堪忧的现实是令人不能忍受的。由此产生一种“社会”思想，无论它预示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或是无政府主义，无论它是世俗的、宗教的还是渗透了神秘主义的，它往往都倾向于乌托邦，要重建另一个世